

景明刻本古今逸史

三九

皇朝詩林古今通

卷之六

越絕書目錄

越絕書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

卷一

越絕荆平王內傳第二

卷二

越絕外傳記吳地傳第三

卷三

越絕吳內傳第四

卷四

越絕計倪內經第五

卷五

越絕請糴內傳第六

卷六

越絕外傳紀策考第七

卷七

越絕外傳記范伯第八

越絕內傳陳成恒第九

卷八

越絕外傳記地傳第十

卷九

越絕外傳計倪第十一

卷十

越絕外傳記吳王占夢第十二

卷十一

越絕外傳記寶劍第十三

卷十二

越絕內經九術第十四

越絕外傳記軍氣第十五

卷十三

越絕外傳枕中第十六

卷十四

越絕外傳春申君第十七

越絕德序外傳記第十八

卷十五

越絕篇叙外傳記第十九

越絕書

明吳興瑄校文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

問曰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爲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恥之故子貢說齊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興晉彊越其後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畧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脣之與齒表之與裏蓋要其意覽史記而述其事也問曰何不稱越經書記而言絕乎曰不也絕者絕也

句踐之時天子微弱諸侯皆叛於是句踐抑彊扶弱
絕惡反之於善取舍以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
沂開陽復之於魯中國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在於
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故作此者貴其內能
自約外能絕人也賢者所述不可斷絕故不爲記明
矣

問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用賢者誅服彊楚
何不言齊絕乎曰桓公中國兵彊霸世之後威凌諸
侯服彊楚此正宜耳夫越王句踐東垂海濱夷狄文
身躬而自苦任用賢臣轉死爲生以敗爲成越伐彊

吳尊事周室行霸琅邪躬自省約率道諸侯貴其始
微終能以霸故與越專其功而有之也

問曰然越專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
爲曰小越而大吳小越大吳柰何曰吳有子胥之教
霸世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叛者乘薛許邾婁莒
旁轂趨走越王句踐屬芻莖養馬諸侯從之若果中
之李反邦七年焦思苦身克已自責任用賢人越伐
彊吳行霸諸侯故不使越第一者欲以貶大吳顯弱
越之功也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

越亦賢矣濕易兩飢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
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
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
以亾吳吳今未亾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歿聖人不
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何以言之曰種見蠡之時相
與謀道東南有霸地不如往仕相要東游入越而止
賢者不妄言以是知之焉

問曰越絕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當此之時見夫
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決意覽史記成就
其事

問曰作事欲以自著今但言賢者不言姓字何曰是
人大雅之才直道一國之事不見姓名小之辭也
或以爲子貢所作當挾四方不當獨在吳越其在吳
越亦有因矣此時子貢爲魯使或至齊或至吳其後
道事以吳越爲喻國人承述故直在吳越也當是之
時有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
講習學問魯之闕門越絕小藝之文固不能布於四
方焉有誦述先聖賢者所作未足自稱載列姓名直
斥以身者也一說蓋是子胥所作也夫人情泰而不
作窮則怨恨怨恨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嗟作詩

也子胥懷忠不忍君沈惑於讒社稷之傾絕命危邦
不顧長生切切爭諫終不見聽憂至患致怨恨作文
不侵不差抽引本末明已無過終不遺力誠能極智
不足以身當之嫌於求譽是以不著姓名直斥以爲
身者也後人述而說之乃稍成中外篇焉

問曰或經或傳或內或外何謂曰經者論其事傳者
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頗相覆載或非其事引類
以託意說之者見夫子刪詩書就經易亦知小藝之
復重又各辯士所述不可斷絕小道不通偏有所期
明說者不專故刪定復重以爲中外篇

一作
焉

本事
一終

越絕卷第一

明 吳琯 校

越絕荆平王內傳第二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爲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爲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

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荆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聞之
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
之仇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
仁愛身之歿絕父之望賢士不爲也意不同謀不合
子其居尚請入荆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
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冑彀弓出見使者
謝曰介冑之士固不拜矣一作也請有道於使者王以
奢爲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荆平
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而并殺子尚子胥聞之
即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

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

一作修

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

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爲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

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劔爲漁者渡于于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母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歿江水之中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歿子胥遂行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

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并其子尚子胥逖逖出走唯太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胥居吳三年大得吳衆闔閭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